

第一章 曾心微型小说创作概况

研究曾心的微型小说,首先要了解曾心,熟悉曾心进行创作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和历史背景。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从泰国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中,从泰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视野下考察分析曾心及其微型小说的写作。

40年代,是一个风雨交加,纷繁复杂的时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无疑给泰华文学带来生机。50年代初,泰华文坛是一个跃跃欲试的时期。与此同时,华文报纸的兴旺和华文教育的繁荣,也促使泰华文坛生机盎然。

50年代末至1975年7月中泰建交前这段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泰国政府实行排华政策,禁止华文报刊的发行,宣布华文为非法,泰华文坛也深受打击,处于一个萎靡不振的局面。

直到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了明显改变,中泰关系也随之有所改善,这导致了泰华文学的一段短暂的复苏。然而遗憾的是,这段泰华文学的“早春”为时不久,就因泰国政府中右翼反共势力的横行,再次遭受寒流,陷入低谷。^[1]

泰华文学的真正崛起,实际上是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中泰友好,泰国政府打开了华文教育的大门,中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来愈密切,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人华侨也显示出愈来愈强大的凝聚力。这一切为泰华文坛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从而使泰华文学有了腾飞的基础。泰华文坛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仅从1989年至1993年底,泰华作家共出版文学作品55种,其中有专集,也有合集。除结集出版的作品外,泰华作家还有大量作品散见于泰国及中国各报刊中。

然而,泰华文学迅速崛起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泰华文坛自身的努力。主要表现在:组建文学团体;拓展华文报纸的文艺副刊;加强对外交流;大力扶植新人。

[1] 杨振昆、胡德胜,查大林.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89~99

曾心的文学创作开始于 1988 年左右，此时的中泰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联系紧密，文化创作领域也是百花齐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蓬勃生机，曾心也赶赴这一潮流，积极投身创作中，创作了不少揭露社会问题，赞美人间真情和传扬传统文化的佳作，为泰华文学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曾心在微型小说集《蓝眼睛》自序的第一段中写道：“1993 年《新中原报》刊登‘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的消息后，我才开始尝试写微型小说……写微型，我不擅长‘无中生有’。我偏重在自己现实生活中，家族和亲友的经历中，去找创作素材的‘胚胎’……我常常徘徊在一个窘境中，觉得一般素材到处都有，有内涵的素材真难找。也许我的选材太注重社会效能了，偏重选些人生现实境遇，社会现实与历史遗留的碰撞，如写华教式微，道德沉沦，思想代沟，经济危机，也喜欢写些民族意识的，或由民族意识生发出世界意识与国际意识的东西。显然，这种选材有利于主题深化的开掘，但也是一种自我设限与束缚。”^[1]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可以说是起步比较晚的，但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创作，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体验为基础，用心灵感受时代气息和变化趋势，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成就了自己的独特创作风格，佳作不断涌现，数量虽不多，只写了 40 篇，但大多质量上乘，并已形成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特色。曾心的 40 篇作品，有 10 篇在一千字以下，28 篇在二千字以下，2 篇在三千字以下。在他写的微型小说中，涉及社会问题的有 10 篇，如《社会的眼睛》、《流血》、《断背》、《一桶水》、《巷口转弯处》等；涉及家庭内部问题的有 14 篇，如《家庭内部》、《生日》、《啊！人心》、《家规》、《走山巴》等；涉及教育尤其是华文教育的有 6 篇，如《捐躯》、《蓝眼睛》、《种子》等；直接写经济危机的有 4 篇，如《躲债》、《窟》等；突出写城市综合症的有 6 篇，如《寂寞病》、《品茗谈天》等。

第一节 曾心微型小说的创作经历

曾心，原名曾时新，1938 年 10 月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圆山乡。1956 年到厦门集美侨校读初一、初二。1958 年考进集美中学。1959 年考上厦门一中。

[1]曾心. 蓝眼睛[M]. 泰国：时代论坛出版社，2002.

1962 年考上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文化大革命初期毕业，分配到广东外事办公室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期被下放到韶关桂头干校劳动两年。1970 年调到广州中医学院宣传办工作并学习中医，继之，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出版著作：《杏林拾翠》、《名医治学录》（与叶冈合著）、点注《评琴书屋医略》（与黄吉堂、周敬平合著）。

大学毕业后留在中国工作多年，于 1982 年返回出生地。曾心回到泰国，恰逢此时，日新月异的泰华社会和飞速发展的现实社会，为曾心的微型小说创作提供了巨大而又丰富的动力和源泉。1988 年工作之余，他重拾文学创作之笔。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评论都有所涉猎。其微型小说《头一遭》，正是反映中国的改革开放，《三愣》、《种子》、《李嫂》，也正是反映了当时蓬勃兴起的华文教育。

在曾心文学创作的成长道路上，他先后接受了来自中、泰两个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民风习俗的影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化是曾心文学创作的种子，而泰国文化则是曾心文学创作的土壤，因此，曾心文学创作是在这两个文化基础上萌生的新芽，他的创作潜能得到了两种文化、两种风俗交融后最大程度的发挥。所以，他才能做到自涉足文学创作以来，硕果累累，著述颇丰的骄人成绩。先后出版了散文、小说集《大自然的儿子》、《曾心文集》，散文集《心追那钟声》，诗文集《一坛老菜谱》，微型小说集《蓝眼睛》，《曾心短诗选》，诗集《凉亭》，文学评论集《给泰华文学把脉》等 11 部著作。

微型小说集《蓝眼睛》，收集了曾心从 1993 年 5 月开始，到 2002 年 5 月，一共 10 年时间里，他创作的 40 篇微型小说。作品虽不多，然而其中不乏精品，《蓝眼睛》、《三杯酒》、《窃名》等都在文学比赛中获得大奖。

1993 年，《蓝眼睛》在“春兰·世界微型小说大赛”中获奖。在此之后，该文被选入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教程》、《世界微型小说大成》及《春兰·世界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

2008 年，《三杯酒》获得由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中国新闻社主办，北京奥组委、国务侨务办公室、中国文联等联袂支持的“国家电网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比赛一等奖。

2008年,《窃名》入选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金山杂志社承办的第六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并获二等奖。

第二节 曾心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

曾心微型小说创作体现了泰国华文作家文学作品的特点,这既是他们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又是融合中国文化与泰国本土文化的艺术结晶。曾心的微型小说是对泰华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和对微型小说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追求。他选择了最有个性的人或物,以一种朴实无华和冷静单纯的笔法展现生活本身的色彩、语调、面貌和运动。这种艺术表现有选择的真实追求,形成了曾心微型小说独特的艺术气质。

微型小说,微言明志,尺水兴波。篇幅简短,没有长篇小说复杂多样的人物和场景铺垫,也缺乏的辞藻华丽的语言,因此更加倾力于写作技巧,因为微型小说的写作技巧、表现技法多种多样,变化无穷,并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因此也造就了微型小说异彩纷呈的艺术特色。探讨曾心微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脱离不了作者所创作的微型小说和塑造的人物,也不能脱离写作理论、写作技巧和对不同文体特点的借鉴、比较。而作为悬壶济世的医生,曾心的所见所闻也会在他的作品中呈现给读者,既有对善恶美丑的辨别、抨击和赞美,也有对华文教育兴衰成败的叹息、欣慰和期盼。

曾心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鲜明,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语言简洁平实,富有感染力。

曾心微型小说的语言简洁清新,让人耳目一新。在小说《三愣》中,有这样一段话:外面下着毛毛细雨,一个干瘦佝偻的病人,头上遮着一张旧报纸,步履蹒跚地推开一间医务所的弹簧门。这是开场首段对“陈亚牛”的描写,短短几句话,便将陈亚牛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对陈亚牛的第一印象便是“干瘦佝偻”、“穷困潦倒”、“病情不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居然有病人在下雨的时候用“一张旧报纸”遮在头上,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耐人寻味。

同样是《三愣》中，作者对他的描写：一时觉得，他挂在鼻梁上的那副黑眼镜显得特别大，特别耀眼。在医生要求了两边之下：只见病人那干瘪的右手举到耳边，微颤颤地脱下了黑眼镜。李医生不禁一愣，原来是个“独眼龙”，右边凹陷的眼窝，却不见那只眼珠子，右边那呆滞的眼睛，只发出直勾勾无神的目光。作者这短短几言，又丰富了陈亚牛的形象，他是残疾人，“右眼”缺失，“有眼无珠”，属于弱势群体；而之前的“觉得那副黑眼镜特别大，特别耀眼”的悬念得以解答；陈亚牛“脱下眼镜”的无奈之举，说明陈亚牛有种自卑心理，不愿别人看到自己的缺陷，符合贫苦群众的特性；“独眼龙”这一诙谐、戏谑的词语并不过分，反倒将陈亚牛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大跌读者眼镜”。

烘托到位，细节描写独到，使人物血肉丰满，传神且富有个性。列举几篇作者对于城市综合症的患者的一系列描写便可看出：如《寂寞病》中，初看，慕钟发觉李太太虽然两耳还垂着那对闪闪心形的红宝石耳环，但眼边的皱纹已多加皱纸，脸上的笑意，还掩盖不了那层寂寞的愁容；如《品茗谈天》中，“我”去山上的墓地去找“老伍”，发现约摸在五十米的一座墓地，呆呆地坐着的老人，正是老伍。我不禁一怔：“莫非他真的有些神经不正常？”老伍痴呆回转头来，我也很诧异看着他。而他也许由于一时太突然，思想毫无准备，如蜡像人“僵”在冷室的真空中；如《窟》中，当老人从一位朋友口中得知，有人在议论他：可能赌输了，也可能患了艾滋病。他呆呆地在镜子前面坐着看自己，也不禁吓了一跳：“怎么变得这样瘦了呢？”本来他个子就很削瘦，现在仿佛缩了水，整个肩膀塌拉下来，几乎担不起那颗光秃干瘪的脑袋。

上述描写中，李太太试图用闪闪发光的耳环、脸上强挤出来的笑容来掩盖寂寞的愁容，反倒“弄巧成拙”，被见多识广的医生一眼看破；被作者误认为“神经不正常”的老伍，一回头像是蜡像人“僵”在冷室的正空中，这个形象的比喻，把老伍极度孤独感跃然纸上，可见老伍已被孤独的毒蛇缠住，无法自拔；人到老年居然被人误解“输光了”或是“患了艾滋病”，这让他怎能安心，他三次搬家，经济上日益拮据，身体上也严重“缩水”，照了镜子才发现“整个肩膀塌拉下来，几乎担不起那颗光秃干瘪的脑袋”，到此处，读者才“茅塞顿开”，病根所在已无需赘言。

以上几处细节描写对城市综合症这一类老年群体，运用白描手法，准确、传神、不拖泥带水，在细节和整体上都抓准描写对象的特征和形态来表达清楚。将血肉丰满的人物刻画得到位，个性鲜明，值得学习，也可以反映出作者对老年群体的关注。

第二，构思巧妙不拘一格，多种写作手法并举。

运用对比映衬，强化人物的性格差异和身世遭遇，如《三愣》中，原本丑陋、卑微的陈亚牛，连看病的钱都要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困窘与小气是李医生行医二三十年的第一次见到的；而当华文小学复办捐献上，陈亚牛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反差，他将一块地皮卖了，打算把部分捐给学校，后来居然捐了一箱崭新的五百头的纸币，出人意料。原本被认为“吝啬”的陈亚牛居然还有自己的华文情结，他口述自己的故事，言到：“我们组织了华文学习小组，才读不到两个月，波立来抓人。老师被抓走了，我越墙逃跑时，天黑不见五指，一个铁钩，把我的右眼球勾坏了”，“读书的人，那是无法理解没读过书的人的痛苦，我右眼瞎了，是痛苦的事。左眼虽能看见东西，但不识字，也好像瞎了一样”。这样一来，原来表面困窘小气的陈亚牛却是一位善良大方的人，生病时对自己的苛刻、讨价还价的形象立即被这种伟岸的形象取代，这种对比映衬的手法运用的十分巧妙，也将个人的时代命运体现出来，展现了人物陈亚牛血肉丰满的两面性。

运用情节突转，一波三折，出人意料，如《蓝眼睛》的情节设置，有多组起伏的安排。第一组起伏，初见儿子寄来的照片：

有一天，接到孩子从美国寄来的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一位窈窕淑女，穿着裙叉及膝的绿色旗袍，站在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旁，笑容可掬。老伴眼明手快，夺了过去，嘻嘻地笑着说：“嗯！头发是黑的，很像是个上海姑娘！”一会儿，他拉着我的手说：“你看，她的鼻子怎么长得那么高？”我戏谑说：“你喜欢扁鼻的媳妇吗？”她好焦急地说：“哎呀！还开什么玩笑！我是问你，她那么高的鼻子，像不像中国人？”我戴起老花眼镜凝视片刻说：“嗯！有点像西方人。”她声音立刻变得有些颤抖地问：“她的眼睛呢？”由于相片中的肖像太小，加上她那对含情脉脉的眼睛又微微眯着，尽管我与老伴都凝神屏息地细看，还辨别不出是黑还是蓝的来。

老伴急得手心渗出冷汗。我说：“何必焦急，你看信，她有姓有名呢！”“真的吗？”“她姓李名密，还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呢！”老伴缓和了紧张的神色，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起初夫妇两看到身着旗袍、黑色头发、笑容可掬的窈窕淑女，以为是上海姑娘，老伴面露喜色，“嘻嘻地笑”；而后发现女孩的鼻子“长得那么高”，开始怀疑未来儿媳是不是中国人，产生了焦急感，“声音立刻变得有些颤抖”，连“我”凝视片刻也觉得“有点像西方人”；最关键的眼睛是黑是蓝还辨别不出来，老伴急得手心渗出冷汗，而在看到未来儿媳有姓有名，还研究中国历史之后，老伴缓和了紧张的神色，嘴角还露出一丝笑意。

初见未来儿媳的照片，老伴由欢喜到焦急、由焦急到缓和轻松。从老伴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个李密有着神秘感，老两口的捉摸不透，反复猜测，使情节跌宕起伏，牢牢吸引着读者的眼球，给读者也设下了悬念：到底这个李密是不是“蓝眼睛”。

第二组起伏，初见李密到与李密接触后：

老伴去机场接机，打来电话，老伴的电话声音哽咽：“她虽然美丽，但眼睛却是蓝的！”，我知道老伴内心的凄楚，便安慰说：“当今世界变了，情人眼里已经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了。”酒店用餐时，李密身着红色的中国旗袍，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蓝水眼，在我与老伴跟前，微笑合十为礼，并用中国普通话叫：“爸爸！妈妈！”我诧异地问：“你会讲华语吗？”她莞尔一笑：“会！我父母是汉学专家，母亲是美籍华裔。我们在家里常用汉语会话。”孩子在旁边用泰语补充说：“李密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中国太平天国的历史。”老伴听得张大嘴巴问：“外国人也研究中国吗？”李密亲昵地笑答：“多的是，妈妈！”

席间，以唱卡拉 OK 助兴。我的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孩子们，唱的全是英文歌和泰国歌，唯有蓝眼睛的李密唱的是一首中国歌《龙的传人》，歌声悠扬悦耳。老伴暗暗给我递了喜悦的眼神，并挪动了椅子，靠近我的身旁耳语说：“真想不到，她却有一颗执着的中国心！”

初见李密，老伴声音有些哽咽，大失所望，声音哽咽，连我都说：“世界变了”；在酒店用餐时深入了解情况后才发现李密懂得泰国礼仪，“微笑合十为礼”，

也懂“汉语”，“父母是汉学专家，母亲是美籍华裔，连她的博士论文也研究中国历史的”，大出“我”和老伴的意料，原来李密虽是“蓝水眼”，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整篇微型小说的高潮是李密悠扬悦耳的《龙的传人》。最后老伴将事先准备好的红宝石戒指赠给了如意的未来媳妇，因为“她有一颗执着的中国心”。这样，通过了解，排除了老伴留在心里的疑惑和不安，连自己的黑眼睛、黄皮肤的孩子都唱的是英文歌、泰语歌，她坦然接受了“蓝眼睛”的洋媳妇，转悲为喜，故事的情节波折婉转、出人意料。

第三，人物性格鲜明，通过主要人物深化主题，对泰华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注重社会效能，现实责任感强。

曾心在自序中这样写到：我经常徘徊在一个窘境中，觉得一般素材到处有，有内涵的素材真难找。也许我的选材太注重社会效能了，偏重选些人生现实境遇，社会现实与历史遗留的碰撞，如写华教式微，道德沉沦，思想代沟，经济危机，也喜欢写些民族意识的，或由民族意识生发出世界意识与国际意识的东西。显然，这种选材有利于主题的深化的开掘，但也是一种自我设限与束缚。

如曾心的微型小说《老泪》就是一篇值得一提的作品。老店主陈伍打算将店里的生意交给儿子，陈雄那颗年轻的心“咯登”一跳，望着西沉的夕阳，好像吃了鱼翅那样满足地笑了。这时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刀勺声，随风飘来一股炒腊肠的香味，儿媳亲热地呼唤：“阿爷！吃饭啰！”

陈伍应一声，则步履蹒跚走到钱柜，拿出三张千头钞票：“雄儿，买瓶XO酒去！”

陈雄不禁吃惊而发愣：“爸爸从来还没有喝过这样高级名酒，这还是头一次呀！”

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主动给钱让儿子去买名酒，父亲移交给儿子家业时，心中的喜悦和信任；而此时媳妇也是同样地欣喜，媳妇做好饭菜，亲热地叫父亲吃饭，说明对待老人也是孝顺的。

而后儿子与媳妇吵架，打那以后，儿子的神态，有些恍惚。原来一家之长的陈伍的家庭地位也在微妙地发生变化。

一天傍晚，陈伍打开钱柜，正要伸手拿钱去买烟酒时，站在店前的陈雄斜视

着他，儿媳蓦地捅了自己的丈夫，努着尖尖的嘴唇暗示着：“那老头子又拿钱了！”陈伍思想毫无准备，伸出的手一时僵在那里。在嗡嗡作响的脑袋里，响起儿子战栗而哆嗦声：“爸！现在生意竞争，钱难赚，今后拿钱也得先说一声！”陈伍把眼睛一瞪，那两道光波似两把利刀，刺得儿子垂下头来，儿媳却把脸朝外看。这时三副脸孔都很难看。最难看是陈伍，整个神色即刻似枯萎了，脸型只剩下巴掌般大。

活到七十三岁的陈伍，以往尽管生活道路多坎坷，也都能在煎熬中挺过去，从来没流过一滴眼泪。如今在他肉体衰老之后，亲生骨肉给他这样“残忍的一击”，他的心灵崩溃了，老泪顺着面颊两旁的深细皱纹流进嘴里，流进瘦瘪的肚子里。

文中塑造了三个人物，陈伍是一个年老者，历经艰辛，创造了自己的家业，在年老之际，转交给儿子打理，起初儿子和媳妇都很孝顺，对于他自己在钱柜里拿钱的举动，都无所意见；而后儿子与媳妇争吵，也动摇了陈伍一家之主的地位，最后陈伍的儿子陈雄在媳妇的威慑下，做出了很不孝的举动，让父亲颜面无存、伤心至极。陈雄起初对待父亲还是恭顺和孝敬的，而后变为一个懦弱和不孝的儿子；陈雄的妻子，是一个虚伪和不孝的人，最初孝顺的身影不见了，在父亲花钱的问题上充当了“幕后黑手”，露出了势利和拜金的“尾巴”。

这篇作品通过三个人物前后的举止对比，通过最后三人表情的变化，“陈伍的脸型只有巴掌大”、老泪横流不止。既把人物的形象真实地展现出来，又将主题深化，反映出孝道沉沦、揭露了道德扭曲的社会丑陋面。

第四，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小说的全文。

作者在自序中写到：作品中的“我”，多数是虚构的，也有少数是真真假假的“我”。多数的“我”，其目的在于穿针引线，使之显得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但作品中所寄托个人的感受，领悟，审视，意识等，往往渗透在“我”中。如《蓝眼睛》中的“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今世界变了，情人眼里已没有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了。”就是我脑里存有地球村思想的反映。所以，与其说作品中的“我”不是我，不如说作品中的“我”有我心灵的影子。

具体来说，曾心微型小说集《蓝眼睛》的以“我”展开全文的一共有十二篇，分别出现在：

《头一遭》中，“我”只是以一个叙述者的口吻，讲述一对兄弟的两个故事。文中“我”的目睹了这对兄弟虽然几十年来天各一方，但仍互相帮助，感情深厚，也反映出中泰民间的友好交往。

《蓝眼睛》中，“我”是一位家长，一家之主。作为华裔，“我”有着强烈的华人意识，经常提醒孩子不要“娶个红毛妻子”；作为家长，“我”也有着一颗包容的心，在最后对“洋媳妇”赞赏有加。

《捐躯》中，从“我”的推想：“她可能在追忆怎样跟玛妮老师学习的中学生岁月，或者在追忆玛妮老师怎样鼓励她报考朱拉大学医疗系，甚至在追忆当她考上时，玛妮老师怎样高兴地携着她的手在校园走三圈的情景……”可以看出“我”对玛妮老师的尊敬和感激。小说最后一段写道：高高的烟囱，开始冒起缕缕的青烟，飘荡溶入深邃的云天。“我”仿佛看到烟与云依稀地集拢，编织成为一幅紫影清光的佛国魂。这是通过“我”的感受抒发对“玛妮”这种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如意的选择》中，“我”是一位父亲，在得到乐于助人、不求回报的热心小伙的帮助后，“我”对这位小伙非常有好感，展示出“我”对良好道德品质的高度评价。

《墨宝》中，“我”是一个附庸风雅而又欣赏水平欠缺的人，对于书法艺术只停留在很浅显的阶段，以反面角色揭示了对中华民族文化欠缺了解的无知。

《一桶水》中，“我”是一位旁观者，面对着即将发生的冲突，本来热心解围，然而事态进一步扩大，在阿贵的冷静处理下，终于得到了解决。通过我的观察和了解，对于人心浮躁、社会不安定因素，引发人们应采取的何种应对措施的思考。

《好好先生》中，“我”是一名记叙者，对于好好先生的一生客观的记录，同时也保持着一种赞许的心态。

《品茗谈天》中，我是一名医生，但是最后却成了专治现代城市老年寂寞病的聊天医生，通过“我”与病人之间的谈话，反映出城市病人的心态，揭示了现代都市的老年阶层孤独无依的现状。

《断臂》中，“我”见到乞丐考虑到经济萧条，自己给钱给乞丐，然而面对

嫉恶如仇的乞丐出手相助自己也很感动，最后把独臂乞丐安排到了自己的工厂，宣传了良好道德的力量。

《老店主》中，“我”是一名见证者，见证了老店主固执而有守信的高尚人格，展现了对传统观念保持的重要性。

《土地》中，“我”是李国土的故友。这位李国土有着深厚的故国情节和乡土情结，最终在“我”的帮助下实现了生前的遗愿。

《走山巴》中，“我”对于朋友的家庭起初感到疑惑，最后感动于他们的互相信任，相濡以沫，表达了现代生活中信任的重要性。

这些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的微型小说，更能直接映射出作者的态度和观点，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作为一个注重现实效应的微型小说家，曾心在第一人称的运用上匠心独运，值得学习。

